通志堂經解

口 12
1411
199

12
1411
199

時氏增修東萊書說序

宋乾淳中東萊呂成公講道金華四方從游者十人公同年進士時鑄壽卿與其弟鋹長卿率其家子弟曰溍曰瀾曰涇悉從公學公嘗輯書說先之秦誓費誓上至洛誥凡一十三卷閱再歲而公歿瀾增修之成二十二卷合爲三十五卷於是書說乃全予考成公實受業於林少穎之門少穎有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朱子謂洛誥以後非其所解則亦門人續成之者夫林氏之書既以召詰終公之書因以洛誥始是公之用意本以續其師說而門人莫喻厥旨亂其書之未就輒補其餘其川心則勤而公之意未免因之

反晦矣雖然瀾公之高弟子也其所補綴一本師說學者取林氏之書暨先生講論與瀾所習脩合而觀之匪獨見今古文正攝義蘊之全而麗澤書院師友之淵源亦可覩矣
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容若序

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序

生蒸民而理之皆天也綱三常五以範人事君師贊焉出爲大綱小紀公卿大夫士而等級維之然後以化以育以立人而天成地平而位三才時有先後道有升降是以爲二帝三王而虞夏殷周之書作經生襲陋病不能窺也

東萊夫子講道于金華首攄是書之蘊門人寶之片言隻字退而識錄見者恐後亟以板行家藏人誦不可禁禦夫子謂俚辭間之繁亂複雜義其隱乎修而定之瀾執經左右面承修定之旨曰唐虞三代之氣象不著於吾心何以接典謨訓誥之精微生乎百世

之下陶於風氣之餘而讀是書無怪乎白頭而如新也周室旣東王跡幾熄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於橫流肆行之中有間見錯出之理辨純于疵識眞于異此其門邪仲尼定書歷代之變具焉由是而入可以覩禹湯文武之大全矣自堂徂奧以造帝者泝而求之于秦誓始至于洛誥而工夫之不繼悲夫書說之行于世終狐裘而羔袖瀾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丞全州鄭公聲之臭味傾蓋謂瀾東萊說經其純不可得而見者莫如書說子盍補其餘工瀾謝不敢僭曰子師之書非子誰責且所欲修者門人識錄之陋耳而後師之說明子何嫌於是記憶舊聞如對夫子伏而讀之清其俚辭芟夷繁亂剪截複雜俾就雅馴至於旨意所出毫髮已見罔敢參與嗚呼上帝臨女此義可不存邪同焉者曰猶不躋乎異焉者曰安用是或察焉取未修之書合而觀乃免開禧丁卯十有一月日南至門人金華時瀾書

君臣名號

唐虞

君堯舜

臣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放齊 四岳
驩兜 共工 鯀 伯禹 后稷 契
皐陶 垂 殳斯 伯與 伯益 朱
虎 熊 羆 伯夷 夔 龍 丹朱
朁咠 象 十二牧 三苗

夏

君禹 啓 太康 仲康 桀
臣益 羲和 有扈氏 五子 后羿 脩侯

商

君 契 成湯 太甲 沃丁 太戊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 高宗 受

臣 伊尹 汝鳩 汝方 詔伯 仲伯 仲虺

咎單 伊陟 臣扈 原 巫咸

巫賢 甘盤 傅說 祖己 祖伊 微子

箕子 比干 商容 膠鬲 葛伯

周

君 稷 公劉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穆王 平王

臣 周公 太公 召公 巢伯 管叔 蔡叔

武庚 唐叔 康叔 虢叔 閎夭

散宜生 泰顛 南宮适 霍叔 蔡仲

蘇公忿生 榮伯 君陳 芮伯 彤伯

畢公高 衛侯 毛公 仲桓 南宮毛

齊侯呂伋 君牙 伯冏 呂侯 晉文侯

魯侯伯禽 秦穆公 晉襄公

書篇名

虞書五篇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夏書四篇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十七篇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三十二篇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十例

典　謨　貢　歌　誓　誥　訓　命　征
範

唐虞夏商

黃帝
- 玄囂 — 蟜極
  - 帝嚳
    - 契 — 十四世 — 商湯
    - 棄 — 十五世 — 周文王
  - 窮蟬
    - 敱康 — 句望 — 蟠牛 — 瞽瞍 — 舜
    - 鯀 — 夏禹
- 昌意 — 顓頊
  - 伯益 — 秦出其後
- 少昊
- 帝摯
- 堯

禹 — 啓
- 太康
- 仲康 — 帝相 — 少康 — 帝杼 — 帝槐 — 帝芒
  - 帝泄
    - 帝不降
    - 帝扃 — 孔甲 — 帝皋 — 帝發 — 桀

周譜系圖

湯
- 太丁 未立
- 外丙
- 仲壬
- 太甲
  - 沃丁
  - 太庚
  - 小甲
    - 雍己
    - 太戊
    - 仲丁
    - 外壬
    - 河亶甲
    - 祖乙
    - 祖辛
    - 沃甲

祖丁
- 南庚
- 小辛
- 小乙
- 武丁
  - 祖庚
  - 祖甲
  - 廩辛
  - 庚丁
  - 武乙
  - 太丁
  - 帝乙
  - 紂

文王
- 武王
- 周公
- 成王
- 康王
- 昭王
- 穆王
- 共王
- 懿王
- 孝王
- 夷王
- 厲王
- 宣王
- 幽王
- 平王
- 太子洩父 平王孫
- 莊王
- 僖王
- 惠王
- 襄王
- 伯服
- 頃王
- 匡王
- 定王
- 簡王
- 靈王
- 景王
- 悼王
- 敬王
- 元王
- 貞定王
- 哀王
- 思王
- 考王
- 威烈王 安王
- 烈王 顯王
- 慎靚王
- 赧王

諸儒傳授

伏生
- 歐陽生
  - 倪寬
    - 簡卿
      - 歐陽世
        - 高地餘
- 鼂錯
- 孔安國
- 夏侯勝

林尊
- 陳翁生
  - 龔勝
    - 何湯
      - 朋帝
    - 鮑宣
      - 桓榮
      - 宋普
      - 彭閎
- 平當
- 宋長
  - 宋登
    - 張堪
  - 尹敏
  - 廖扶
- 何比干
- 霸
  - 元帝
    - 政
      - 歙
        - 高獲
        - 劉寬
        - 孔震
        - 曹曾
          - 杜
    - 成帝
    - 靈帝
    - 獻帝
    - 劉瑾
    - 楊賜
    - 楊震
      - 秉
        - 朱寵
        - 張
        - 陳弇
        - 劉檀
        - 巳茂
        - 朱倀
      - 彪
- 高暉
- 孔霸
  - 楊仲續
    - 鄭仲伯
- 周筠
- 春卿
  - 統
    - 厚

東萊先生禹貢圖說

徐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曾氏徐之西濟爲界故爾雅濟東曰徐

青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曾氏南與徐以濟爲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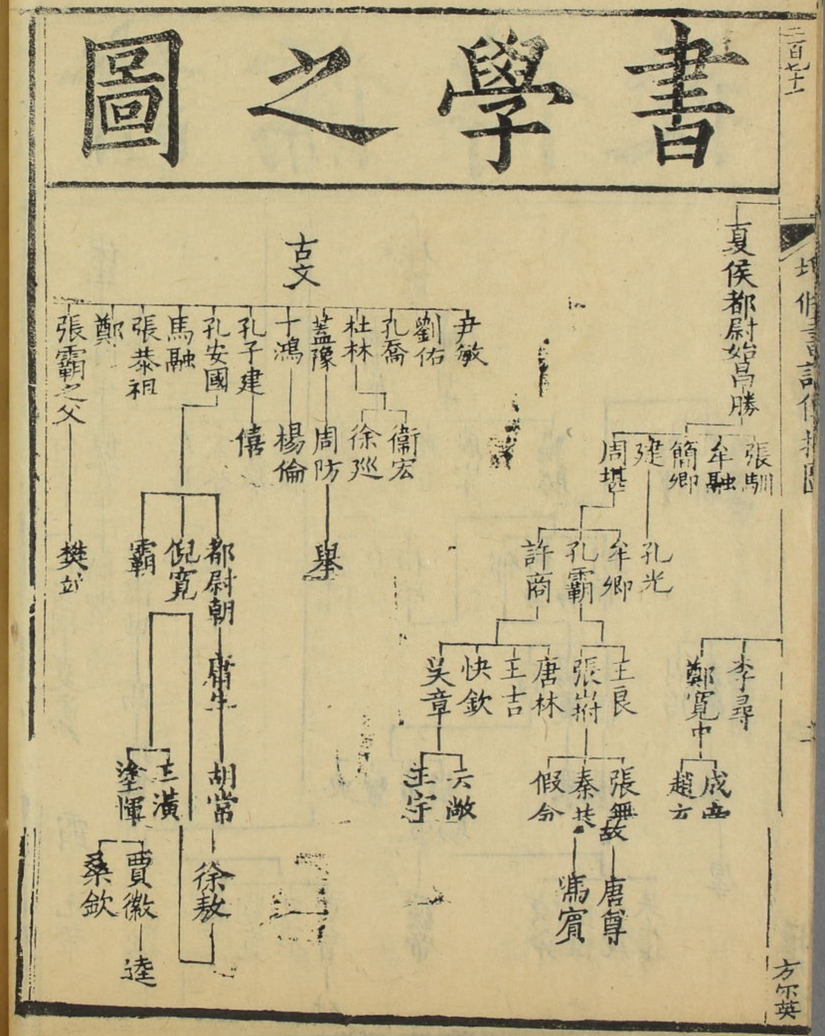
兗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冀

東西南至河

書學之圖



雍
西距黑水東距河
豫
西南至荆山北距河
梁
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荆
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
揚
北據淮南距海
九河九逆

顏師古曰九河又合爲一名爲逆河言相迎受也海渤海也大史公河渠書及漢孔氏皆以爲入渤海河渠書注云河入海當在碣石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渤海也恐入碣石之說是以冀州曰夾右碣石入于河也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海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蓋是合大河之尾同入碣石海也

灘沮
史記正義鄭玄云灘沮相觸合入雷夏

漯
唐孔氏云自漯入濟自濟入河周希聖曰由濟入漯

由漯入河林三山曰按經文不見濟漯相通之道要之二水不必相通皆可以入河也

大野

曾書不名澤者以其蓄而復流

菏澤

此間當有辨河通淮泗達南河也不然則經何以曰浮于淮泗達于河東坡三山辨之甚明

洛

按地志出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故言自熊耳者非洛源明矣

荆山

漢

自嶓冢東南至大別漢之源流在焉在江北鄭氏所謂次陽列蓋自梁而入荆者也先儒則以爲南條

太華

薛書云跨四州

鳥鼠

鄖氏云出南谷山渭源也在鳥鼠西北許謹云出隴西首陽亭南谷故言自鳥鼠者非渭源也

朱圉

曾氏云以經之序考之朱圉當在西傾東鳥鼠西史

氏地志言朱圉在天水冀縣北則朱圉乃在鳥鼠東如志所言則經當曰西傾鳥鼠朱圉矣若此者皆志之誤

西傾

曾書云西傾南桓水出焉西傾雍州山桓梁州水也

積石

河出崑崙皆隱伏地中按山經曰積石下有石門河水冒之以西南流則積石雖非河源以上流隱伏於積石西則無所用道至積石而後出故爲導河積石疏云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

三江

史記正義云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名松江古笠澤江一名上江一名東江一名下江一名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林三山云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入海者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至匯澤爲彭蠡以入海爲北江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爲一至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予以經考之自嶓冢導漾至南入于江南江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北江也岷山導江而下中江也然必於揚州言者蓋揚距海且屬下流故以記

其江之入也震澤底定者往往三江未入之初水勢汗漫震澤不能無害今旣入則底定宜矣史記正義所言殆後世因太湖傍有三水遂以爲三江必非禹所謂三江也不可以爲然也

彭蠡

薛書云東匯澤爲彭蠡自壺口以東江匯同流而謂之北江中江者以今江西言之謂之北江荆揚言之謂之中江

敷淺源

孔氏傳一名傳陽山在豫章界輿地記在江州德安縣

雲夢

正義案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雲夢之澤每處有名子虛賦云八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

沱潛

蘇氏曰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荆之沱潛也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之沱潛也孔安國曰沱潛發源梁州入荆州孔穎達曰雖於梁州合流還於荆州分出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林三山曰據爾雅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是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也出於荆州者荆之沱潛水

出於梁州者梁之沱潛也要之皆是自江漢而出也以予觀之蘇之說則太離三山之說則太合頴達之說又離合之兩失也豈有荆梁相去數千里既合而分猶能辨其此爲沱潛也故當以孔安國之說爲正

和夷

曾書云謂自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

九河

黄河之流既大至河東河西之境又受汧渭洛詣水其勢奔激北至冀兖之界播爲九河所以殺其勢也爾雅載其名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漢許商言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齊小白塞之爲一合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塞以枝併歸徒駭也案地理志皆在渤海平原之間許商又云九河相去纔三百里

灤漯

傳謂禹以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釐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大陸播爲九河所謂載之高地者謂行河流於西土之傍也二渠者灤水受陰溝中東入于泲漯水出武陽之東北

至千乘入海漯灘二渠皆首受河水也其北則又播之爲九皆所以殺其湍悍之勢也林三山曰二渠之事不見于經難以考證

淮沂

淮出南陽平氏之胎簪山至淮浦入于海蓋淮源出豫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爲患尤在於徐故淮之北則於徐言之也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之南至下邳西南入于泗則沂之源委亦皆在徐矣

淮泗達河

蘇氏據歷代事以證此言最爲詳備故近世言汴水者皆以爲起於隋時故蘇氏辨之以謂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說者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以疑禹貢之言案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於宋鄭陳蔡曹衛與洛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地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邪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知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

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絶倫而自泗汴沂河可以班師則汴水小大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蘇氏此言足以補先儒之闕遺而訂後世之誤矣曾書云水自河出爲灘許慎曰河灘水在宋又曰汳水受陳晉浚儀陰溝至蒙爲灘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河灘之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濟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濟然則泗之上流自濟亦可通河也以予觀之世代久遠難以考證濟灘與淮泗遠甚曾說不知何所據而云蘇說有可信之理然不載於經者蓋其不煩禹之治者不與故也不然則天下之

載

碣石

輿地記在平州石城縣海傍其石碣然而立故名之也

青徐汶水

曾書云汶水有二出萊蕪原山西南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　朱虛太山北又東北入于灘者青州之汶也濟之入海在青州之西則因浮于汶以達之也

滎澤

孔安國云濟入河並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

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孔穎達推安國說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正義云澤名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通典云今濟不復入滎薛書云迤溢則南北既被爲滎孔穎達以跨河南北既曰溢爲滎跨南北未可知曾書云以事辭考之

雷首析城

曾氏云以事辭考之則雷首當在壺口之東析城當在王屋之西史氏地理志言雷首在蒲坂則在壺口之南析城在濩澤則在王屋之北非其條矣

龍門

魏志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大禹旣通謂之孟門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考之其先河之出孟門之上橫流別出則東之壺口南之梁山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

岍岐荆

岍岐荆皆在渭水北東行逾河分二枝一自壺口至太岳一自底柱至王屋合于太行折北至恒山折東至碣石先儒所謂北條鄭氏所謂陰列蓋自雍入冀者也

西傾 太華 熊耳 陪尾

西傾至太華皆在渭水南東出河南熊耳至陪尾先
儒所謂中條鄭氏所謂次陰列蓋自雍而入豫者也

弱水

酒泉郡之西燉煌郡亦有流沙故顏師古及二孔皆
以爲弱水至此流沙弱水之導既至合黎至燉煌之
流沙則是弱水之經流不應言餘波也據地理志張
掖郡居延縣注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或
言以爲自張掖西至酒泉復入張掖酒泉之流沙必
無是理陳少南云弱水之正者西入合黎其餘則北
入流沙爾以少南之說考之庶幾下以見餘波二字
而諸家之說皆不及此

江淮

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自揚州入帝都則必由江
入海入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
然後江淮始通

淮夷

鄭氏云以謂淮水上之夷

東陵

薛書云今江州蘄州間也

桐柏

本出胎簪山曰自桐柏非源也

岷山導江

自岷山之陽東南至衡山過九江折東北至敷淺原江之源流在焉鄭氏所謂正陽列蓋自梁而入荆揚者也先儒亦以爲南條

嶓冢岷山

先儒皆以爲南條二山首尾本不相屬此鄭氏所以有正陽列次陽列之說而并西傾岍岐二條而分爲四列也

王屋

曾書云沇水源其出非一始出王屋既出而伏又出於東丘又出於温之西北地有二源薛書云濟流謂之沇

壺口

禹未治水前梁岐壺口地本相屬因禹闢之而後二山爲河所絶故既載壺口而後梁岐始爲雍州矣林三山云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及其山焉

龍門上口

酈道元云北屈之西南有孟門山龍門之上口也

沮

地理志與龍門同

渠搜

薛書云漢朔方有渠搜縣今夏州

東萊先生禹貢圖說

後學 成德 校訂

門人 時瀾 修定

堯典第一

虞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堯典

書者堯舜禹湯文武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于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何以見書之精微欲求古人之心必先盡吾心讀是書之綱領也通堯典則它可觸類而推之矣書皆孔子序正也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四句該一篇之旨九載績用弗成以前皆光宅天

下之實咨四岳以下皆將遜于位之實包本末而言之也堯典一篇綱目在欽之一字聰明者聖人先知先覺治天下所不可少也自古人君未有不本聰明以出治者文思出於聰明者也散而在外則爲文聰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爲思聰明之潛蓄也文思表裏之謂孔子以聰明文思形容堯德雖各有義其理實貫於一如元亨利貞冠之於乾也堯德如此是以天下雖大無非在堯盛德光輝之內說者多以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兩句爲重不知上兩句實不輕所謂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此君子所過者化之意聖德光輝方在天下一旦遜

位視天下如敝屣其化可知矣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若稽古者史官之辭也曰放勳以下乃典文歷說堯事也當時史官謂我順考於古得堯之爲君勳者凡天地萬物成理之著見者也堯則依放之而已堯治天下一順天地萬物之成理初未嘗加一毫人力於其間放勳深見聖人之氣象非名也觀述而不作行其所無事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則知放勳之意矣序言聰明此言欽明伊川曰言欽則聰在其中去聰說明見聰明不可分如温良恭儉

讓形容孔子亦難分欽之一字乃堯作聖之工夫也聖聖相傳入道門戶莫要切於此加欽於上意極精微非去聰也伊川又曰明包聰百聖相傳只一欽字如湯慄慄危懼文王不暇食是也使堯不欽何自而有其聰明前言聰明指其生知全德之自然也後言欽明指其化聖始終之工夫也孔子序書論其自然乃序書之體若史官之載必原根本而言之安安者止於其所當止如記所謂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堯自安其安與天下共安其安也允恭克讓何以遂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實用其工果降志下心自見功用之到此蓋允克者恭讓

之至此義微難看惟孟子曾露此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悌曰克與允見堯之恭遜出於誠實自然而非外貌飾情之爲推而廣之人人皆在堯恭遜中遡堯恭遜氣象以端莊嚴謹之心觀之其接物也必不慢易天地之間皆吾同體也吾有一毫忽心是忽天地忽萬物矣以和易温柔之容觀之其待人也必不倨傲天地之間皆吾和氣也吾有一毫矜心是欺天地欺萬物矣人惟不至恭遜之地是以不知光四表格上下之理果然孔子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孝悌若不能廣

大至此反心思之而後見自放勳至格于上下言
堯聖德之大綱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上一節既備言堯之德至此乃言其爲治之序大
抵爲治之序先親而後疎自内以及外修身而後
齊家則明德在齊家之後可也今堯之克明俊德
乃在以親九族之先何也君不用賢何以知親九
族章百姓和萬邦之理治國平天下必資賢人講
求大學曰尊賢也親親也伊川謂尊賢在親親之
先如人之生豈識禮義須由學校朋友相與講問

建萬國親諸侯不過欲咸和萬民而已以親平章
協和用工於朝廷之上者也既睦昭明時雍功用
之著於天下者也自克明俊德至時雍言堯治天
下之大綱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自此以下乃載堯命官之敘前乎堯者曆法未畢
至堯始備是以羲和之命考中星以正四仲如此
之詳也雖然堯所以急於爲是者非天下之未治
而泛爲也黎民於變時雍天下既治而用心於曆象不失其宜也以命羲和一節觀之堯典捨此他無爲堯果無爲獨此一命而已

乎蓋職在羲和乃命者在堯雖羲和爲之而實堯爲之則知堯盡君道無爲之中而有有爲者存焉羲和當時大臣也故史官舉其事大體重者以見其餘於未作曆之先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也於既作曆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也此書惟羲和四子之事最詳曆象不特治天而已光宅天下光被四表黎民於變時雍悉不外此蓋陶唐之時天人未離帝道之大非治天之外別有治人之理如平秩之政行析因之民宜鳥獸各遂厥性纖洪小大無不得宜堯之功與天爲一曆象之法所以與天爲徒也人謂唐堯不建天地之功觀乃

命羲和等事非建功乎以此四章參之七月之詩可以見帝王之不同七月之詩先公風化一一教民若堯典民自以時而動鳥獸自以時而應皞皞如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不知帝力何有帝王氣象其不同如此雖然欽若敬授深有意義分命申命人專一局其命若散而無統故於初必總命之令人人皆體此意皆知欽若皆知敬授蓋定曆之法欽敬之心一失則乖錯舛謬其害大矣故雖分命申命所掌不同而乃命之辭欽敬之意本無先後異同之別一歸於不敢慢忽乃可以共成曆法是堯之意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毨毛

上既總命至此則分命之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寅敬賓導日之所出而均平秩敘東作之事賓導者隨從之謂所謂日出而作也平秩者不特授時亦使地之高下各因其宜民之強弱各稱其力適其

平安其敘以從事於耕作也日中星鳥訓詁已明當是時也以正仲春之候使民皆分析而在田鳥獸亦於此而孳尾夫民事固人君所不可緩而於鳥獸亦各有區處何哉鳥獸物之至微而易忽者也聖人爲天地萬物之主天地之間一物不得其所聖人慊然不安以爲職之不盡先於民而及於物故厥民析以下即繼之以鳥獸孳尾以見聖人參天地贊化育一視同仁無一念之不周如舜之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夏之鳥獸魚鼈咸若周之澤虞山虞之官是也宅南交宅西宅朔方皆用孔氏傳南訛者南方化育之事敬致者周禮馮相氏所

謂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致夏之長致冬之短夏既言敬致冬之所敬亦然或云南方本考中星之地不可忽者況夏正屬南又當考中星之地尤不可不敬以致其功也此說亦通日中宵中日夜平也日永日短夏晝六十刻冬晝四十刻也希革毛毨氂毛各從訓詁因者因春之事而使民整治之耳納日者日入而息之意也前言寅賓出日謂日出而作在人言之晝寢者豈寅賓之意乎此言寅餞納日謂日入而息在人言之式號式呼者豈寅餞之意乎夷者民至此坦然無事也三章言平秩惟末章言平在朔易者旨意尤深蓋朔者初也

月旦謂之朔旦者始而新之之謂也北方終其陰而後始其陽故謂之朔方在察也至於冬矣一歲之事既終則平察改歲當更易之事也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謂之朔易易如整治屋廬牆壍種植耒耜器用之類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而聖人體之以贊天地化育周流無間乾健不息艮始終萬物之意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命羲和曆象之事至此乃言作曆之要法故以一歲餘總命之蓋閏者一歲之樞紐天地之數惟奇則無窮一歲餘十二日有奇苟不置閏則四時之氣無由而定一歲之功無由而成以閏月歸奇始可以定時而成歲其言咨汝羲暨和者總敎之以若天授時之要也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史官省文之法允信也釐治也東官言堯之治天下不特釐治羲和之事凡百工之間無不信能釐治之而使庶功皆至於熙廣其善敘事如此抑亦見治天即所以治人天時既正而後百工可得而治庶績可得而熙也羲和所掌非止曆象亦掌四方諸侯朝會之禮如後世方伯連帥之類堯之時天人爲一故羲和之職甚重後世如保章氏星官曆翁爲

職浸微而治人之任備矣萬世帝王之事不過奉
天治民古者詳於天後世詳於民而二事俱不偏
廢天運之變也堯未嘗親一事任後德與義和而
已堯所職者克明與乃命可以觀人君之道焉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
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至此堯博詢遍採當時之賢士誰能順我之登庸
將登而用之意也放齊曰胤子朱啓明朱者或言嗣國子爵朱名或言嗣子丹朱俱
未可知常人之情言人之惡必至忿嫉聖人則有

咨嗟嘆憫之心又問誰能順子之事將以嗣任之
驩兜曰都都者嘆美之辭也謂共工方聚見其功
有黨惡張大欺罔之意帝復嘆息而言之放齊驩
兜言之不疑兩人若無瑕可指而不知堯之心已
灼見朱之口不道忠信之言而好爭訟共工之靜
時能言用時違悖言行不相副外貌若恭中有滔
天之惡內外不相符情狀具見以後世之君處之
歷數之際有所不平辭氣必怒知人之惡俱不受
欺心所自得辭氣必喜堯大聖人於是時也喜怒
皆泯從容曰吁吁者嗟嘆之意深有惻然之心矜
憐二人之弃於惡也於此見唐虞忠厚之氣象樂

人爲善而憂人爲惡夫共工堯朝之極惡也不過
言行相反内外不相應與後世爲惡者異矣雖然
二人之罪不無輕重放齊曰胤子朱啓明蓋啓明
之中有不同君子因開明以爲善小人因開明以
爲不善放齊薦朱啓明想朱之性亦果開明但不
能別其因之爲善爲惡罪猶可恕若驩兜明知共
工之爲人有庸違滔天之惡乃轉以爲善而薦之
張大其辭以惑亂人主之聽乃大姦惡肆朋黨以
欺君罔上罪不可赦也未幾崇山之竄所以罰不
加於放齊者正可以此兩事爲證驗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

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
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
弗成

夫當洪水方爲割害湯湯浩浩包山襄陵可謂甚
矣下民被害至於怨咨其勢甚迫有爲之君當是
時也必焦然不寧迫切倉皇計慮將不暇給堯當
事危勢迫之時乃曰有能俾乂謂孰可使治方雍
容和緩無一毫迫切之態以見聖人處事經理綢
畫井井有條雖處繁劇紛擾之地若安閒無事之
時平心定氣徐以應之豈若後世淺心狹量焦首
濡足者哉然堯豈可不軫於心乎憂恤之言如此

從容之規如彼聖人處事之法也在廷之臣皆曰於鯀哉合辭薦鯀美其可以治水帝曰吁咈哉方逆也命者天之正理也天之理彼且逆之恃才而不順理也圮壞也族者類也人之類彼且壞之恃己而離其類也鯀非無治水之才但性狠戾自謂在廷之臣無出其右者逆其正理壞其族類恃私見而獨立也夫治水者智者之無事也鯀之咈哉其不順理可知而又加之以方命圮族矜材恃能不能安於無事必矣四岳曰异哉固也然在廷之臣果無出鯀之右者洪水之患方迫僉之所許可不試乎故曰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夫堯苟不知

鯀則為不明既知之而復從四岳之言則是不斷當以孟子去齊之事觀之方孟子之見齊王也不遇故去夫孟子之至於去則灼知齊王之不足用矣方且三宿而後出晝此心猶庶幾而不捨孟子之不速去所以誨齊王而使之動也觀往欽哉之命見鯀非無治水之材所以方命圮族本於忽視天下以理為不足循以類為不足比惟欽之一字可以治鯀之病使其降志下心知天下有所當敬則命何敢方族何敢圮自然成功而有餘矣聖賢所以為聖賢者欽而已一念之欽聖賢事業鯀而領往欽之意安知其不可用乎堯之所以復用鯀

者猶孟子之庶幾齊王足用爲善也雖然洪水之害其急如此而嘗試用鯀乃曰試可乃已民命所係豈嘗試之地乎蓋鯀之才足以治水所少者此心之欽耳故堯之命曰往欽哉欽則可往矣非嘗試也九載績用弗成鯀往而不欽也然言績用弗成九年之間亦有可觀豈無功哉蓋績則有之但終不能成功也要知鯀非無才無功心之忽實壞之也堯之時在位無非君子而獨舉此三者蓋當時賢人君子視以爲常至漢唐往往稱德業人蓋爲惡者多亦視以爲常使漢唐作史惡無不紀唐虞作史惡錄善人當不勝其繁故各舉其異者

書之善秋所謂常事不書也堯之時此三者

堯帝書之此作史之妙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

否德忝帝位

自咨四岳以下敘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之事汝能庸命巽朕位或言堯已知舜姑遜于四岳而聽其自推此後世之機心耳帝者之道直以大事之次序各有當然且堯欲遜位必先於本朝擇賢亦其理也堯之遜非虛遜四岳之辭非虛辭也堯知四岳之可以當天下而實欲遜四岳言否德蓋自揆於心有毫釐之未盡而實不敢當以天下與以天

下辭各實動其心之所安此直大之象也夫四岳果不足以居帝位則堯若不知人四岳果足以居帝位而固辭則四岳爲不情是又當以夫子漆雕開之事觀之孔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謂孔子不知漆雕開不可謂漆雕開誣孔子亦不可蓋孔子實見漆雕開可以入仕漆雕開亦實有所未能自愜洙泗之象唐虞之象也

曰明明揚側陋

唐虞之朝君臣皆以實相遇故一言而意孚四岳之辭堯誠信視之即使之以公而舉賢天下至重也堯度其子不足嗣位即遜四岳四岳既辭即使

徧求至公之流行彼此響荅無疑嫌無留難也明明揚側陋見堯爲天下得人之意廣大無間自朝廷自草野自幽隱自遠僻明者可舉則明之側陋者可舉則揚之其公天下之道如此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夫舉朝皆知有舜堯亦自知有舜必待明明揚側陋而後言此深見唐虞廣大氣象後世固有名震京師聲動天下者舉世之間一賢所居頭角即露衆目共指況如虞舜之聖居之側微豈不張皇惟堯時比屋可封雖聖如舜天下不以爲異譬如太山巨麓衆木森森雖有出林之木不見其表表若

培塿之下卒然有之必以為奇學者當知四岳舉舜之時氣象不同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帝曰俞予聞如何

堯始但知四岳之可遜四岳當時亦未嘗以舜為薦及命其揚側陋理到事及推至於舜舜隱於側陋之間不聞于時亦有年矣一旦四岳推拔所及始不可掩聖人之出蓋有其時堯曰予聞如何其言平緩未嘗有得之若驚之意以此知非堯時寬大氣象亦無以容舜也堯曰予聞者不過亦嘗聞舜之名非先有欲遜舜之心學者因予聞之說以謂堯已知有舜欲用之久矣先遜四岳料其必辭待其薦而後用舜此後世之心也蓋堯雖聞舜賢舜為人果如何堯亦未知也觀如何二字足以見堯之心雖然堯既遜於四岳四岳推舜堯雖未詳舜之為人亦自知此時必將有聖人者出能體會堯意者知之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四岳稱舜可以當天下之實獨於家庭中言之治天下之能一語不及而獨舉其父母弟何也蓋舜瞽瞍之子父既頑母既嚚弟復傲日居死亡之地而舜克諧以孝事難事之親化頑嚚傲之風悉歸於春風和氣始也怨怨忌克乖爭陵犯一家之中

無所不有克諧以孝烝之後惡變爲和柔雍容悅豫之象和氣烝烝父母弟不至於頑嚚傲之姦治家如此移以治天下則投之繁劇紛擾之地而不亂處之姦宄凶險之時而不懾四岳可謂善觀人推其治家以見其治天下也烝烝二字舜之工夫在此烝烝者有熏灌之意詩曰烝烝浮浮如甑之炊物薪燃不繼則氣熄不騰烝烝之工間斷不能熟物火既不歇則自然烝烝以至於熟舜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彼爲惡之力日日不已苟非孝誠熏灌工夫源源安能至於不格姦之地若有間斷則無以勝其爲惡矣蓋爲善爲惡各有力量力者勝

此烝烝不格姦之意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堯既已聞舜之賢四岳又已述其至孝之實堯復曰我其試哉非有疑也其意以謂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今欲以天下而付之人審重之意自不可不盡見堯有天下而不與也堯之試舜獨以二女而觀之何哉舜之事父母友兄弟既已至矣夫婦之道猶未著見故以二女妻之聖人觀人必於實行舜於此能以義理降二女之心于嬀水之汭而使盡婦道於虞堯於是

以欽哉之言告之使舜愈致其敬且舜既克敬矣
敬之工夫無窮純亦不已之意也四岳之舉舜指
家庭之事而言之堯之試舜亦於家庭之事而觀
之可以見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
後天下平之理雖然舜已居父母兄弟之難堯又
舉而置之天下至難之地何則仰事之工夫方純
一而烝烝加之以俯育亦或足以分其力頑嚚之
父母一毫不至則怒隨之天子之女一毫不滿則
怨隨之致頑嚚於其前致貴驕於其後左右前後
皆陷穽也盡力於父母則妻子之間容有未盡垂
情於妻子則父母之間必有不滿此人情之至難

舜能使二女行婦道相與以致其孝而事父母之
道益至所居愈難功用愈到姦者可乂貴者可降
堯觀之詳矣故嘆曰欽哉美其工夫盡出於欽而
欽之理無可已之時也堯典一篇始終無非欽也
始之欽明終之欽哉其中曰允恭曰欽若曰敬授
曰寅賓寅餞曰敬致曰往欽哉皆以敬爲辭味堯
之欽想其動容貌而暴慢自遠正顏色而信者自
近出辭氣而鄙悖自遠姦宄陰消潛化堯之盛德
如此歟自克明俊德以下皆命官求賢以爲治外
此無所設施堯之爲君若果無所爲也堯盡君之
道得君之體若克明若乃命若疇咨若咨四岳君

之道在於此君之體止於此耳堯典大略先言堯盡天下之常自疇咨以下言堯處天下之變蓋堯朝無非君子而有小人是變也堯朝無非佳祥而有洪水是變也常變俱盡君責已滿遜於人而無愧矣堯舜二典與它篇不同它篇或說一事二典畢備如易之乾坤寬大簡易即之可見孟子言必稱堯舜非諄諄於堯舜也所言無非堯舜之道也觀虞書五篇可以觀孟子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舜典第二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虞書

舜典

聰明舜生知之德也舜居草野可謂側微矣堯居朝廷何以聞之堯舜二聖人會遇於一世精神之相通氣類之相感不可以言述以堯典考之舜之聞本於師錫耳而此言堯聞者人君以天下爲耳目四岳之薦即堯之聞君臣一體也聖人序書蓋有深意自歷試諸難至陟方乃死皆舜之事而序止言歷試諸難攝位事何以不紀蓋此乃剏端造

始任諸難事即位以後事皆不外此說者謂堯已
知舜又觀刑于二女矣復歷試諸難者使舜出臨
事欲天下共知之亦以安排之心量聖人也堯之
知舜豈待於試然循天理之正行人事之宜次序
自當如此經歷如穀在田刈之舂之炊之一節不
可少況以天下授之人其事至重堯之詳於試舜
亦此心之欽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光華也重華者堯舜並出盛德輝光前後相映
重光合照如日月遞明常有光輝正乾之二五大

人交相見之時也雖然此特舜之華與堯協耳方
華必有實當知其所以光華與堯實相合者本聰
明之德昭然無間而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與欽明
文思允恭克遜亦無少異是以見諸光華自然而
與帝協濬者宏深與濬川之濬相近有疏通不滯
之意工夫之深也哲與明若相近而似有體用之
意哲者心之覺明者其發見也温良恭敬允信塞
實觀此八字舜德可見聖人之德隨人所見而名
之堯曰欽明文思非與此異如文王之德人見其
嶷柔懿恭孔子之德人見其温良恭儉遜也元德
者幽潛之德即濬哲文明温恭允塞之實舜抱幽

潛之德於側陋之間其居之陋其德之潛若無升聞之理德盛而發越光輝乃自有不可掩者此舜之德所以不可及也舜之德聞于上堯之聞逮於下二聖人之德交感其中自不容間則知命以位無私於其間也位者爵位之位蓋將試以諸難之事故授以爵位也乃者深見聖人公平之象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慎徽兩字最宜詳玩慎如敬敷之意徽如在寬之意若以禮樂體之禮近慎樂近徽非謂禮樂可以比慎徽特借氣象以觀之耳徽固訓美然言美則無精神所謂徽者非法制束縛之謂也舜察於人倫五典之任舉而措之耳聖人無所不敬況於五典不可以容一毫之人僞堯之試舜莫先於此克從言相感之速也百揆者繁劇之任四門者接四方諸侯之來朝納百揆內治也賓四門外治也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則穆穆如夫子之綏斯來動斯和也春風和氣何物不生大麓之說不同曰太山之麓者頗近但非如太史公所謂送之於太山之中也意堯使舜攝行祭事於太山之麓孟子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言主祭而風雨不迷陰陽和調也此

非有意以此爲難而試舜一時因事任之耳後世以此分三卿之職亦近於鑿聖人分位何施不可五典從百揆敘四門穆人事之和也和氣旣形繆戾之氣不作陰陽協應而無迷錯之災天人之和會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四岳之舉如此堯之試又如此知舜審矣方且詢其事考其言誠可底績至三載之久方命以位者蓋位非堯之位乃天位也堯雖知舜節次經歷皆不可少時到理到以及於用堯順之而已舜歷試氣象如春氣所至隨其枝葉脉絡自然生意發越

也

舜讓于德弗嗣

舜遜非文具之遜亦非自揆其德不足以當天下而遜當是時也足以受堯之天下者無以易舜讓德弗嗣蓋一旦將任天地萬物之責聖人之心自有惕然如不勝之意此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純亦不已也下文若不相接意必有舜再遜之辭史官闕焉即言受終之意何也當有如大禹謨所載舜命禹之辭曰惟汝諧者蓋舜典不載即大禹謨可以互見史官省文之體讀書者當知之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言受終則舜正始之意可知必于文祖之廟者以見堯不敢私以天下與人蓋天下者文祖之天下示不敢專也受終二字尤宜深味堯平時治民兢兢業業不敢有一毫怠忽之心想其在文祖之廟欲脫釋天下惕然免於天地萬物之責舜在文祖之廟受堯之付託惕然受責如有所不能書曰受終辭意至重想象在廟之時堯舜之心則萬世爲君之道著矣堯爲天下得人其責方塞正如易云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曾子所謂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者也堯與舜受終于文祖之廟此時此意不可不深體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堯既曆象日月星辰矣舜復何所在何所齊哉蓋觀天象運行足以卜一身之得失舜攝位之後未有以驗此身之當天意與否故求之曆象之間以見天心之逆順苟天象有一之不順則是已之不足當帝位也雖然舜之事天亦有自矣如納麓之時風雨弗迷天已享舜矣而又何疑邪蓋昔者乃堯之試舜今也舜亦欲自試以驗其身之如何也故察璣衡以齊七政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人君之於天下曰神曰民而已舜既受天下類上帝以至徧羣神所以致神主之職也六宗三昭三穆也類禋望徧非徒祭之名舜之心蓋歷歷而對越也輯五瑞以下即位之初政治不可不一而與之更始也以是知諸侯不敢自有其土乃天子之土也受終文祖類禋望徧知天子亦不敢自有其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諸侯之行賞罰當以奉天爲心蓋賞罰天之權也既月乃日者盡此一月次日然後日日覲見四岳羣牧以觀人之賢否以審天下之治民情休戚風俗利病政事得失也班瑞于羣后者欲命令之出於一也想當時羣后亦不敢以班瑞而取必於舜必視其田野闢人民育然後班之亦以見古者諸侯不敢認土地以爲己有也輯五瑞以下皆有實迹徧羣神以上似無跡可見要之學者須知皆聖人之實政蓋人君之職事神治民在璿璣以下事神也輯瑞以下治民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東巡守以下至遏密八音以前皆史官雜載舜攝位二十八年中之事大抵即位之初政令不可不一與之更始此乃聖人鼓舞天下常新之道也五

器即五玉也三帛二生微物也故受之五玉乃羣
臣所執之物不可廢者故復之時日易於遷移
法度易於弛玩必時時協之同之則常新而無弊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其
義也觀卒乃復之意見諸侯不敢私有爵土又觀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之意見舜亦不敢私有
其天下蓋唐虞君臣皆不認天下爲己有故無一
不出於至公岱宗柴至卒乃復皆即位初規摹想
堯時亦然舜則因之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史官省文之辭
歸格于藝祖用特
深味此語可以見聖人之用心夫舜負天地萬物
之責持業業危懼之心徧巡天下諸侯既無不順
然後舜歸見於祖廟而無愧使巡守之時有一民
之未遂一物之未宜其歸格藝祖爲如何舜之心
慊然而有愧藝祖之靈慊然而不滿隱顯之間無
以稱愜則此身將若無所容想舜歸格藝祖之時
此心無愧肅肅在廟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純於敬而已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

庸

五年復巡守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是五年一整
肅也所至之方則一方諸侯來朝故謂之四朝於
是奏進其言而試其可以成功與否可則以車服
而庸之聖人操大權總大綱治天下之妙用如此
大抵人情久則玩多怠廢而不振五年一致提警
之工使制度井然復如其初以時而新不至有廢
置更改之患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史官總記舜經綸天下之大綱也經略土地表其
州之鎮濬治其川使無壅底泛濫之患可以見唐

虞廣大氣象與三代不同矣禹治水之後始分九
州爲十二州故謂之肇也每州擇其山之大者而
祭之主故謂之封也夫堯命禹治水川嘗濬矣復
言濬何耶居安不忘危工夫承續而舜之心純亦
不已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象非畫象之象乃象示之象蓋布象其法以示民
使曉然可見也賊刑者戕賊之刑古之所謂肉刑
也夫肉刑之制自後世觀之疑古人立法之不仁
矣胡不考舜制刑之本心象以示之復開流宥之

門施鞭扑之寬又繼之以青災肆赦可謂待之以
君子長者之厚矣有怙終之人然後不得已而有
賊刑焉以此見唐虞雖有五刑本未嘗用至於長
惡不悛而後用也然則舜有肉刑之制乃所以深
愛天下後世也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史官敘舜制刑之法歎曰欽哉欽哉深美舜用心
之欽而曰惟者見恤刑之至無以加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
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四罪必於恤刑之後言之見史官深識唐虞用刑
之意以舜象刑條目觀之必至於是事勢窮極然
後加之以賊刑既欽且恤則知舜於四罪之誅亦
可謂大不得已也肉刑尚爾況於流放竄殛又重
於肉刑者乎四罪而天下咸服舜自即位以來止
於四罪之誅故史官特敘於舜典之篇抑以見用
刑之簡也雖然四凶之惡非一日矣堯不能去而
留以遺舜何也聖人於天下之善惡行此心之至
公而順是理之所到堯之時四凶之惡未成堯何
忍嫉之心至舜之時四凶之惡已著舜不得而已
也舜之誅凶與堯之用舜其道一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

密八音

舜歷位二十八年當時號令舜之號令也當時德澤舜之德澤也堯與百姓相忘二十八年矣何帝乃殂落而百姓如考妣之喪天下乃不忘堯如此見堯德在民之深也大抵人情初則思中則厭久則忘二十八年之久宜其厭而忘矣堯之德澤淪浹漸漬在人之深歷年之久百姓雖不見堯而常見堯之德澤是以堯之殂而百姓思之不能已也大抵刑政非不可以治天下但一時之間整肅而有條理久則必弛若德澤之柔撫久而愈新百姓思堯之義也雖然又足以見舜攝堯位二十八年

之久凡一政事一號令皆遵堯之法而不變是以天下聞舜之號令如親聞堯之號令樂舜之德澤如親承堯之德澤舜之心可體而見矣自此以前舜之治甚詳事皆自爲自此以後舜之治甚略任九官十二牧之外事務有所不親者蓋堯在上舜雖受位猶臣道也堯崩之後舜始即位行君道故命官而不親於前可以觀乾知大始之義後可以觀坤作成物之義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舜既即位告于文祖之廟亦示不敢專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之繼堯法度彰禮樂著野無遺賢嘉言罔攸伏
明目達聰之事堯已盡之矣舜復詢闢明達何哉
如日之升何日不然積陰之後卒然出日光明精
彩若以陽繼陽所謂光明精彩者不減於前亦不
以其光之不減而廢升中之常度也舜之通下情
出治之首也然亦有序四岳累朝之元老當代之
著龜故先詢之闢四門所以來天下之賢也明目
達聰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也上下遠近俱無壅
蔽聖人作而萬物覩矣繼亂者急於下情之通舜
受於堯而先此四事理之流通而不可壅雖治世
不可忽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蠻夷率服
食者民之重也不傷農時則食自足教十二牧以
爲治之大綱也十二牧知此則諸侯莫不然矣此
數語如桑麻穀粟初無驚人可喜之論大略不過
使民不失時遠者柔之邇者能之尊德信善皆於
根本求之耳十二牧領此而歸守其土疆豈有爲
國生事如後世求邊功者哉此蓋爲治之當然後
之興王雖不能盡亦有暗合而默契者由是言之
百世可知也而難任人難之一字甚嚴曰難者非
特去之而已常有戒謹恐懼之意當時既無任人

何難之有蓋此心不可以不常存也少不戒謹恐懼則任人或得乘其間矣如人之身元氣雖固不廢保護則外邪客氣無自而入苟不於難任人留意則雖爲治品目如前亦幾成而敗將盛復衰前功俱廢矣惟常難任人然後可以成功何者無人間壞隳廢之也如此則天下常治蠻夷雖介在一隅豈不犂然有當於心其有不率服者乎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舜曰者史官記事之法於舜即位之初言舜曰則自此以下凡稱帝者皆帝舜也百揆重任也故必

咨於四岳奮庸二字不可不深求有能奮起事功以熙我之事者則使之宅百揆之職夫奮勵激昂之人興廢補弊之時用之可也舜之時天下已治矣復奮其用不幾於生事乎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中間無可立之理常存奮起之心所以爲生生不窮日新之道一止則退雖極治之時此意常不可少推之學者亦然亮采惠疇爲相之道也亮采者謂明天下之事謀王體斷國論必明於事而後可惠疇者謂順天下人才而任之人各有所長順而任之而已百揆者宰相之職求相於四岳也

禹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禹曰俞咨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僉曰司空伯禹可以當百揆之任矣帝曰俞深領四岳之言亦知禹可以宅百揆也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矣遂咨禹平水土之事使之復加勤勉以治百揆惟時懋哉者禹有平水土之功至於爲相治天下亦勉此功而已則知百揆之任不可苟得或謂禹不可矜水土之功而忽天下之務必加懋勉之功然後稱百揆之任則知百揆之任不可以苟居其意一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禹之遜所謂九官濟濟相遜和之至也帝灼知稷契皐陶可以宅禹之遜也出於誠實旣深領禹之言矣而往哉之命終不可易以是知舜禹君臣之間誠實相遇禹不虛辭舜不虛受唐虞之象可知觀舜之命禹見舜有天下而不與焉夫殺其父而用其子都俞一堂舜無自疑之心禹亦安受其位而不慊不加一毫人僞純於天也

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命此三人而三人皆不辭各自知其才果足以當此也舜之時烝民乃粒矣未嘗阻飢五典克從

矣未嘗不親不遜蠻夷率服矣未嘗猾夏聖人爲治常存不治之心也命弃之言至於播百穀民已足食則無阻飢之患民不阻飢百穀其可已於播乎使弃常體阻飢之心見乃粒之民若見阻飢之民則於百穀不期播而自播而弃之事盡矣於阻飢之言見聖人乃粒烝民有無窮之心於播之一言見弃精神運用生生日新之意契與皐陶之事由此而可推矣五典天下之達道也安可不敬在寬者見聖人度量涵容如天地之大令契大其規摹天下之衆盡置之五教之中包含不遺此在寬之意況敬之中恢廓廣大無有窮已也惟明克允

允當也明則當其情矣敬敷五教在寬即謹徽之意也詳略不同者聖賢之分也聖人安而行之故止言謹徽而已賢者則既言敬敷又言在寬大抵五典人心皆有而教自我出豈可不敬然敬非拘迫之謂寬者漸漬涵養使自發也古者合兵刑爲一官兵即刑之大者三就輕重與輕重之間三居遠近與遠近之間也惟明克允者則於三就三居之間恐有差舛差舛則非允之謂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往哉汝諧

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聖人事事物物無不全備三者金工土工石工木

晉

工獸工草工之類與後世技術工匠咸精其能者事同而意異也學者又當於若字求之諧之一字生於若之一字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君爲萬物之主凡天地之間一物失所舜見之皆已之責故上下草木鳥獸莫不有職以主之上下者高下之謂非曰上天下地也後世之君富國彊兵乃其職耳豈識代天理物之意哉民與物理一而分殊民且不恤況於物乎觀此足以見唐虞天

地育廣大之象舜嘗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地平天成之後復使掌山澤之事蓋因其昔所經歷而用之若之爲言反乎前之謂也雖然舜若鳥獸草木任之止益一人而已其它命官皆治人之事詳略不同者仁民而愛物之意也人各有倫分量等差不可踰躐禹之所遜人品之上者不可移而列於及斬伯與朱虎熊羆也垂益之所遜人品之次者不可進而儕於皐陶稷契也則知分量大小非勉彊之所能及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帝曰俞往欽哉

禮重事也故咨於四岳三禮者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典禮之官將以對越天地感格鬼神非至敬有道之士不可故曰夙夜惟寅寅者敬也自旦至暮無時而不敬也直哉惟清直者敬以直內之直而無私志邪慮也既無私邪之累則清明在躬無一毫足以汩其心矣敬之工於此可見典禮之事至重故再三命之帝曰俞往欽哉欽之用於禮爲尤切也舜命九官惟禹與伯夷咨四岳緩急大小之不同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典樂教胄子夔之職兼二事也樂與教相關不可以不兼樂者廣大易直感人也深故掌樂必兼教之任動盪感發使人之良心油然而生教人之道無大於此周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漢之太常猶領太學其意久而猶不廢也以此知教人不在規矩誦說之間矣直而温至簡而無傲皆教者之事也不直則道不見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不爲拙工改廢繩墨又必温而後可親如即之也温之温詩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直而温則不至

於徑情矣寬者規摹廣大也栗者工夫縝密也規摹既大又必其中工夫縝密不縝密則有汗漫鹵莽之患矣剛者師嚴道尊之意無虐者又必使人不至於不安之地不彊其所不能也簡者簡黙自居如舉一隅引而不發之意無徼者不可以天下之才爲不可教而不屑也詩言志志者詩之所出詩者樂之所本歌此詩而長言之於歌詠長言之中自有高下抑揚五聲成焉十二律以和之是以成八音八音能諧和而不相奪倫神人是以和蓋樂從人心出聲音之道與政通此理未嘗間斷政事百差舛人心有沾滯見於音者不得其諧在顯

則人失其和在幽則神失其和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或者以爲脫簡亦未可知不然夔若自言其功蓋聞舜之言心領神受曰於予擊拊之際百獸尚將率舞則神人以和可知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讒說點白成黑殄行自絶其行詭異之人也聞見之間易於驚怖故命納言之官以通上下之情龍之命在九官之後者蓋太平無事之世深恐邪言足以亂政如人之身平居無事脉絡流通則外邪

無自而入天下已治通達上下之情不可無人委之專職則責重而察之也時納言之司通上下之樞紐舜時雖無此事通塞之繫治道之大無時而可忽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此段與命九官之文通看意味深至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有二人治職之統要也惟其欽故不失時如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敬心不存則當爲之事或至懶弛惟敬心無間斷則事不先時不後時矣凡九官所治之事皆天工也逐官所命無非欽哉惟時亮天功之意三載三考待之以久也於此見堯舜寬大又與王者氣量不同

分北三苗

三苗左洞庭右彭蠡本在南方至於此遷之北如遷商頑民變薄俗之道也前此竄三苗但竄其君耳惡黨未化故遷之於此史官獨載分北三苗與堯典獨書共鯀之事同見萬國皆順軌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凡五十載今舜典一篇舜自初即位至陟方乃死

載舜即位一年之事若不能盡五十年之治蓋舜之治天下自始立規摹後之號令紀綱非無變易而皆自

此出也史官載其一年而略其餘規摹一定四十九年之事皆枝葉流派也此最作史之妙又見人君爲治之要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大禹謨第三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大禹謨

孔子序書以三語包括三篇之大義帝舜申之尤有深旨皐陶矢謨舜則曰時乃功禹成功舜則曰時乃功禹亦昌言說者多以此爲申之之意非也蓋皐陶無以申之則謨與功之功用固有謨禹固有功舜無以申之則謨與功之功用未著也惟申之則謨與功始昭著暴白而不可掩觀申之一字見舜得君道之象譬之燭焉未燃之時燭而已矣既燃之後則輝光發耀今之燭非前

之燭矣此申之之說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文命命之有條理者如後世一札十行之意也敷于四海猶言聲教訖于四海亦已至矣方且祗承于帝無一毫自有之意見禹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也然祗承與重華不同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祗承不過坤承乾之象而已此帝王之問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克艱者聖人相傳之道也艱者兢業之念克者一念之誠厥后厥臣各止其所之意也君克艱君之事臣克艱臣之事

夏書

禹貢第一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禹貢

九州之界自古固有共工氏之霸九州是也洪水泮涆蹤跡漸亡禹之治水先治其經界經界既定則可用工然後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隨山者或謂隨山開導以觀水勢或謂隨山即所以導水況升高則可以視下而山脈與水脈相通觀山脈亦可以知水脈濬川者濬治其川也益稷言濬畎澮距川此獨言川舉其大也任土作貢任物土之宜以作貢賦之法隨山濬川足以見禹之智任土作貢

足以見禹之仁孔子亭書以此二句該盡一篇之義禹治水之規模於此可見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史官作禹貢首言禹敷土見禹之胷中先有一定之規模分布九州之土某土如此某土如彼然後用工所以有成若逐州臨時乃爲方略則散亂參錯勞而無成功矣禹之治水其大規模在於先敷土而已不然滔天之狀規模不立人力將於何而施邪刊木所以通道奠高山大川者先定每州之高山以爲每州之標準次辨其大川之所歸亦以爲標準也標準既立則可以相視一州之內必有高山大川視其所表以爲識而後懷襄之跡可辨矣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他州皆舉山川以爲界獨冀不言者帝都不必言觀餘州所至可知亦以示王者無外之意也壺口梁岐皆龍門左右之外地也壺口龍門之土口水之爲患本於龍門狹隘故禹鑿之以行水此用工之最大者故史官首及之孟子謂禹行其所無事

如鑿龍門排伊闕費工不少豈得爲無事哉鑿其所當鑿排其所當排不憚其難而止乃所以行其無事也人之爲學其中節目不一若避其難而就其易謂之行其所無事其可哉推而論之則兢兢業業不害堯舜之無爲不遑暇食不害文王之罔攸兼禹之治水先爲其難非灼見此理自信之篤則憚而不爲矣治梁及岐梁岐雍州之山也禹在冀州而治之何也蓋河水徑自梁岐河流欲通所以先治梁岐也太原岳陽以爲標準也覃懷厎績凡言厎績皆水之難治而用工多者也厥土惟白壤水患平則土色見矣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者

遵克艱之德日日流轉變動而不息周流而不窮由聖而神由武而文聖神武文迭相爲用無窮體克艱之意於廣運之中蓋周流不息之道惟克艱者知之益指其大者言之也是以上爲天之所育下爲四海之所歸至於爲天下君皆廣運之所自來也益恐人止識堯之克艱不識舜之克艱故復稱舜也廣運者乾健不息之意止則不運惟其廣運乃能克艱學者於禹益之言參而觀之則克艱之義備矣人多以此帝爲堯非也自舜格于文祖以前帝則稱堯後則稱舜禹言克艱益慮人以克艱爲拘迫故以廣運推明之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益之言開禹之言闔益言其用禹復究其本以繼之益言帝德廣運其意寬而大禹慮舜或以此自恃故言天命雖不庸釋然順此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由於順逆之間其報應如反掌之易天理何常之有當時時省察頃刻不忘可也大抵此四節指意相承氣脉相貫初無間斷禹克艱之言得舜之言而益彰舜克艱之道得益之言而愈大益克艱之妙得禹之言而始備聖賢之言互相發明互相警戒于以見君道之廣大而無窮君心之誠敬而不已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益又言克艱之目必以事事物物而存此理吁者嘆息以重其事又加之以戒哉則尤不可忽也儆戒無虞者聖賢之論治必於毫釐眇忽之中而加意無虞之中事幾之所伏也聖人之心無時而不儆戒其於無虞儆戒尤不可緩也罔失法度不獨政事紀綱之謂也凡一身之間一動一作飲食起居之際莫不有法度動容周旋皆中於禮而已

罔遊于逸至疑謀勿成訓詁已明事事物物欲克其艱而各致其戒亦廣運之意也既隨事隨物而盡其理矣則凡心有所之皆廣而明百字須看人只有一心安得有百志蓋志者心之所之也一心既正則凡其所之無有不熙蓋人惟未能循天下之理有當有否故有明與不明聖人動與理契只精神心術之運隨所之而光明盛大故謂之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謂不偏於己也人君因百姓之欲謂不偏於人也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謂不偏於己也人君因百姓之譽謂不偏於人也罔咈

嘿而以驗己之治謂之干則不可至於咈人從欲而己必無求與徇之私未嘗平而視之則見此心之本體則無荒無怠必正其本體則無荒無怠必正守之即有四夷來王之理矣無怠無荒克艱之義也非止朝廷之上無怠荒也凡治天下之道一一備具雖緩而不切者莫不講明此之謂無怠無荒治道運行而不息心則正矣心正則家正家正則國正國正則天下正推而至於四夷來王信矣此二句極本末而言之上極言其本下極言其末若以爲無荒無怠四夷即來王理雖通而事則未也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於歎美之辭也先爲歎美之言使人君不苟於聽故繼之曰帝念哉發號施令莫非政也惟有德行乎其中則爲善政政之所在主乎養民德惟善政政本於德也政在養民民資於政也後世富國彊兵非養民之政也自古善獻言者必先格君心然後言治天下之綱目如孟子之告齊王使之反本既陳正心之道而後繼之百畝之田數口之家至於雞豚狗彘之微詳及於政事之綱目蓋民政出於人君之心也君心既正民政無有不善禹前與益反覆議論無非孟子反本之言切於正心者以次發明六府三事之用亦孟子王政品目之謂也

禹曰於言六府三事之美也帝念哉言帝當念於是也水火金木土穀天地間常用之物而有自然之序惟修者裁成使遂其性利民而不爲害也正德者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宣導流通士農工商各安其業也厚生者培養其生也惟和者使三者渾融無間無有差戾也正德所以正其心利用厚生所以養其生養其生亦所以正其心所謂日用飲食徧爲爾德也合而爲九功各以成敘則形之歌詠揣之樂也戒之用休以下維持保全長久之理也前一節易後一節難九功惟敘人心願治不敢自怠九功已成怠心易生故維持之道爲尤難善

以戒之威以董之又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歌者所以發揚其志慮不至於惰滯也此三句本末全備當以內外表裏觀之戒董則以刑賞示之在外之事也勸之以九歌則以聲音養之在內之事也此段精神全在俾字不可不詳味大抵消息盈虛天理之常裁成輔相君人之道也故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理之不易也今九功旣敘矣是成也不能必其不壞也聖人所以敘之歌之戒之董之勸之無非所以使九功至於勿壞俾云者蓋聖人裁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虛之理觀勿壞之意聖人無窮之心見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俞者舜領禹之言知其果成也地平者謂向者泄水之害高下失宜不得耕桑今也民得以安居而樂業地旣平矣至於天則未嘗不成何爲焉蓋天始平之後禹之治水地平可也天何賴焉萬物非資人輔贊彌縫則不能以成功昏墊之害固有動植飛潛不得其性者矣是天未成也舜原其本而論之謂天地爲之一新萬物各得以自遂不惟一時賴之雖歷萬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有生外六府三事以爲治是禹之功與天地相爲終始而無窮也得不歸之時乃功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禹有正天地之大功則可以爲天地之主故舜因此以遜位也耄期者舜精力之衰將告老矣倦于勤不可不深味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與天同運何由有倦但老將至而血氣若倦雖倦而于勤之意不敢忘止倦於勤而已非倦於道也常人之心苟至於倦即放肆而不可收聖人於勤之中察其若倦則展轉而不敢居見聖人之心有加無已常病其力之不給也夫居天位者當以勤爲本舜既以倦自嫌必求如舜之勤者而遜位也汝惟不怠聖

人所以爲聖人也不怠之言雖若常談惟實用工者方知不怠之中深有功用天行健天之不怠也聖道運而無積聖人之不怠也自古爲帝爲王者功業皆以不怠而成而事事物物之備亦生於不怠也其辭約其義大遜位大事也不言其它才德止言不怠即付以天下不怠二字足以當帝位蓋帝德廣運亦不怠之功用也舜踐履之熟故其言平常人之稱聖人言常大而實不相近聖人之稱聖人言雖小而實不外此知與不知故也且孟子之稱孔子不過曰仲尼不爲已甚孔子自稱亦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夫子所謂不厭不倦非自謙

也蓋聖人之道未嘗一日息息則間斷不可以言聖矣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此非禹之謙辭也禹盡克艱之道德雖已克而常見其罔克民雖已依而常見其不依禹之意謂位者天之位惟有德者可以居之苟無德而在民上民將不依矣當民不依之際豈不累帝知人之明乎此即讓于德弗嗣之意也聖人之心見天下之理工夫無窮而舉皐陶以自代邁種者言皐陶之德至於豐熟也德降者如雨露之降黎民被其潤澤罔有不懷也以皐陶之邁種比之於罔克者爲如何以皐陶之民懷較之於民不依者爲如何參視對觀優劣自見而用捨亦可決矣禹之心灼然不敢當帝位於罔克之中但知自勉而已此非深造克艱之學者未易語也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禹告舜以念皐陶之功也念之而在此釋而不念亦在此名言者指其事而言之亦在此允出者反其心之所出亦在此反覆皐陶之功皆在可念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禹皐陶

一體之人也禹常自見其罔克故一念所繫專在
皐陶惟帝念功謂帝不特念其邁種之德亦當念
其有懷民之功可也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正汝作士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懋哉
正者典也帝者之世風俗醇厚敢干于正者已無
而或干于正者亦無有舜推原其功皆由皐陶作
士之力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以者刑與教對立
出彼入此出此入彼左右輔翼使遷于善也期于
予治刑期于無刑期者立此意則至此地也刑者

刑也無刑者教也民協于中者或有所偏而刑以
糾之則歸於中無非大爲隄防使民無入而不自
得如此者是汝之功盛哉舜非以禹力稱皐陶而
姑言其功以塞禹之意也唐虞廣大之象於此可
見禹亦非文具之讓也禹皐陶一體之人皐陶之
德實可以當帝位但當時有禹故以天下授禹然
亦豈以禹掩皐陶之功哉子華使齊孔子雖知其
乘肥馬衣輕裘冉子請粟亦與之釜聖人非以人
情與之聖人寬大自如此如此氣象自堯舜以下
於洙泗見之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

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皐陶復稱舜之德罔愆意極淵源惟實用工之人知之夫德至於罔愆非盛德之至剛健純粹質天地而不疑關百聖而不慙歷萬世而無弊者何以至此罔愆即克艱廣運之意也皐陶獨以罔愆二字該盡帝舜之德非若後世泛言人君之德者曰聰明曰仁智就其德之名而稱之也臨下以簡曰簡者當於臨中求之有統宗會元之意御衆以寬曰寬者當於御中求之有天覆地載之意自簡寬而發無非好生之德蓋好多事者必不能好生好苛刻者必不能好生惟以簡寬於本故罰弗及嗣罪止其身猶不得已況其後乎賞延于世報功之意寧過於厚人之或麗於罪本於過者雖大必宥本於故者雖小必刑罪之疑則惟輕功之疑則惟重好生之德隨寓而著而於刑故無小尤足以深見聖人好生之心何者過慈則近於姑息反所以害仁觀此一編苟無刑故無小之言好生之義不備於無小之中深見聖人之所以爲好生聖人見人之故於爲惡者知其終不可赦也不俟其惡之大而後罪之惡大則足以滅其身矣自其小而刑

之所以戢其爲惡之心厚德深仁無越於此聖人以此之心爲此之德洽浹治漸漬于民心而猶有有司之犯則非唐虞之民也雖然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較之漢宣帝總核信必何舜朝名實之不定功罪之多疑也信必之效著不過漢之宣帝而罪功未免於有疑者乃所以爲舜也宣帝之信必爝火之光也帝舜之疑天地之寬也學者當致思於此意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自罔愆以下皆舜之所欲也能遂帝之欲而治四皐陶明刑弼教之功也四方風動可以見皐陶

刑矣夫刑者誅戮斬伐森然可畏何以能感動四方如此蓋刑之中有教皐陶之弼教當於刑外求之此帝之所以休也則知皐陶之刑非律法之謂乃德教也四方風動莫不鼓舞於德教之中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舜稱皐陶皐陶歸美於舜舜復遜位于禹故來禹而命之也夫洚水者洪水也舜之時水已平矣何以謂之儆予聖人前後相承同爲一體洚水雖本以儆堯舜豈以爲堯堯既用以自儆舜雖不見洪水之害而常若洪水之在目前其憂懼兢業之心爲如何聖人之於災

異雖毫釐必加畏天地萬物視爲一體天地之中
一物不順無非儆予何暇計時之先後況舜之時
水猶未盡平誠不可不儆也公孫弘謂堯使禹治
水未聞舜之有洪水也舜居當時欲認洪水爲已
責弘於百世之下乃推而歸於堯聖人小人之心
相萬也成允成功成允者先有以信天下之心也
然後可以成功堯朝多耆多舊德蓋天下之所信
者也禹之治水誠難父之覆轍彰著於前禹其子
也天下疑鯀之心將及於禹矣所以能成允者必
有不言之孚如冰炭不待言其冷熱而人自喻使
禹求人之信己則信之成禹不能必也惟天下信

禹之心有素不待言傳所以成允而功之成隨之
也禹之信成於未治水之先禹之功成於人已信
之後則當堯之世惟禹一人而已故曰惟汝賢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人初立事之時在邦不敢以自懈在家不敢以自
奉作爲之始不期而然及功大名顯則此心漸若
有以自慰而隨寓稍放亦勢也禹居平水土成大
功之後乃如立事之初方且勤于邦儉于家勤儉
非二事也勤中有儉儉中有勤孜孜不息其心寂
然若無一能之可觀則滿假之心何自而生舜命
九官而獨稱禹之賢蓋滿假之心稍有片能寸長

者有所未免禹有天地之大功而此心絶無又九
官中之最賢者也不自滿假者不必矜夸然後爲
滿假功成之後苟自以爲功即滿假也禹成允成
功而繼之以克勤克儉所以爲不自滿假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
爭功
天下之理必有對己立則物對有對則有爭一矜
其能一伐其功則爭之理已存蓋矜伐者爭之對
也禹之能不自以爲能而視以爲天下之能禹之
功不自以爲功而視以爲天下之功是無我也無
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矣禹且無我天下其與之

爭乎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懋非勉之謂蓋孜孜不已之意也舜於不矜不伐
中深見禹之孜孜不息懋德無窮舜目擊心化亦
愈勉其德而不自知禹有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
功故舜從而嘉之通二句而觀德之既懋始見其
績之丕使禹有如是之功而稍有驕矜則其功小
矣不足謂之丕也績之既丕亦足以見德之懋禹
所以能全是大功而不失者必其涵養寬厚度量
恢大常充實於內矣亦可想像其德之懋也聖人
之心即天之心聖人之所推即天所命也故舜之

命禹天之曆數已在汝躬矣舜謂禹德之懋如此績之丕如此此心此理蓋純于天也天之曆數自然在躬初非曆數自外而至亦不可辭矣汝終陟元后也丕績根本之壯也懋德培養之豐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舜既授天下於禹遂命以保天下之要人君以正心爲本故先之人心私心也私則膠膠擾擾自不能安道心善心也乃本然之心微妙而難見也此乃心之定體一則不雜精則不差此又下工夫處既有它定體又知所用工然後允能執其中也中之在人非前失而後得非前晦而後明也水本清沙混之沙澄而水自清矣火本明煙鬱之煙去則火自明矣惟精一可以見道此理禹所自知舜復切於言者以天下授人謹之重之自不容已也繼以下二句若不相干何也蓋用工於精一省察之道不可不密無稽之言私言也不可稽考如漢潦之無根源非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之謂也弗詢之謀私謀也陰謀險論將以賊害而不可與衆共者也聖人之道質之百王而無愧安有所謂無稽之言建諸天地而不悖安有所謂弗詢之謀聽言之際深見精一之工孟子謂我知言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見善明用心剛是以於邪遁之辭皆知其失也大抵無僞不能亂眞無邪不能干正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爲君子使禹有心於執中而辨別言謀之不審則操守之不謹識見之未明何以爲中哉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可愛固君也而民則甚可畏享無敵無倫之富貴豈不可愛以一身宅乎萬民之上其可畏不亦甚哉衆固常戴后然非衆則難與守邦后者人心之所歸赴邦者非人君所能自守也見君民一體之

意位天位也可不欽哉欽之一字可謂盡之矣

堯舜相傳皆不外此謹乃有位曰乃者深意所寓既欽又謹乃能有位則知位不可以苟居也可願者猶孟子之可欲敬修者用工之無已也大抵善心難持於可願欲之事尤當加敬以修之聖人之心純乎敬既曰欽又曰謹復曰敬舜純誠之實積於中故純誠之言發於外也四海困窮舜垂拱視天民之阜矣安有困窮之民邪聖人之心常若不足視四海如悉在困窮之域此非舜之謙辭學者宜深思之天祿永終言以天下付於禹則劉端造始在於禹也此一編堯舜禹相傳之要領也堯之

命舜亦不外此於論語可見書不載堯之命舜曰
後以見前如率百官若帝之初皆史之要體古人
作史不獨書之者有意其不書者亦有意以是知
唐虞史官皆有道之士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味
此二句舜若付困窮之天下授禹撫摩之責悉將
於禹求之可以見以天下與人非以爲德受人之
天下非以爲樂也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一言之間禍福繫焉出好者口也興戎亦口也舜
謂禹一言可以出好一言可以興戎言之重如此
遜位之言既出不可以再此周公謂成王天子無

戲言之意雖然舜言出好興戎言之不敢易外此
有敵人之窺釁內如有權臣之乘間惟恐毫髮之
差人躡其後舜之時安得有此蓋謹言者聖人常
行之理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亦非禹謙辭在朝之臣如此衆多人人而卜吉者
從之不必專主於一人也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
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擇時人作卜筮此官占也未占之先自斷于心而
後命于元龜我志既先定矣以次而謀之人謀之

鬼謀之卜筮聖人占卜非泛然無主於中委占卜
以爲定論也通神明爲一理懋德嘉績之時見已
定矣固知天人之理不違於是也其所以謀之幽
明者參之以爲證驗耳後世遇事不能以自決取
決於幽明之間如之何而可決也心者神明之舍
昧此之神明求彼之神明是以甲可乙否終無定
議舜以天下授之禹舜志旣先定人民得其所依
鬼神得其所主舜雖不稽之幽明想幽明之理已
流通而無間況驗之卜已吉矣豈俟再言乎禹之
嗣舜斷無可疑矣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

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禹至此猶拜稽首固辭有皐陶則辭之皐陶有功
臣則辭之功臣無可辭矣而猶辭非過於謙也恐
天心之未從人心之未協耳帝曰毋惟汝諧和同
天人之意也正月朔旦與天下更始而聽新君之
號令也受命于神宗亦舜受終于文祖之意神宗
堯也天下者堯之天下受命于神宗示不敢專也
率百官若帝之初自璿璣玉衡至於巡守皆如舜
之故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舜竄三苗止竄其君耳又分北之分其惡類使不

至黨比耳至此猶未率化可見苗民之頑以舜爲
之君化之不服彊梗頑很日甚於前禹攝位之初
舜命之徂征聖人自反之既盡不得已而至於征
曰弗率者化之非一端而終弗率也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以上伐下有征而無戰則誓師之辭似不必作況
堯舜之時不戰而屈人兵亦安用夫誓師之辭哉
大抵苟至於用兵則誓師不可免既以鋒刃矢石
相交豈可不臨事而懼先事而戒禹誓于師正此
意也濟濟者欲其軍伍行陣之間整肅而不亂也
蠢玆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

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
有苗之罪盡出於昏迷不恭列數之惡皆從此出
堯之所以爲堯允恭克遜爾舜之所以爲舜温恭
允塞爾有苗之爲有苗實在於昏迷不恭蓋不恭
者爲惡之本原昏迷之中養成不恭之念遂至於
爲侮慢自賢之事夫不恭侮慢百罪之總貫雖四
凶抵誅亦不過此所謂象恭滔天方命圮族皆不
恭侮慢之變態苗以一人之身而備數人之惡反
道敗德者恭則順不恭則不順乎正理矣不恭以
接賢者宜其望望然而去之同惡相濟者皆小人
也民於是而弃之天於是而降咎不恭之心與民

與天皆扞格背戾而不相通夫安得而不征
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奉辭伐罪深見舜命禹徂征之舉出於不得已而
非輕舉也其與後世責昭王之不復反取侮於水
濱之語者異矣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聖人遇戎
而戒理當如此彼宋襄不擒二毛以自欺是教其
衆心力之不盡也

三旬苗民逆命

奉辭伐罪兵至則服此帝王之舉而三旬之久猶
逆命者何也非徂征之先尚有毫釐之未盡也聖
人至於興師其揆於我察於彼者至矣審矣義盡
理極而後征之但苗民障蔽之深自有難感動者
正當以天地觀之一氣之春草木發生而陰崖深
谷甲者未坼根者未芽豈春氣之或偏歟固陰凝
結壅蔽陽和姑少俟之及其流暢昔之未發生者
悉坼而悉芽矣苗民三旬逆命寒氣凝結壅蔽之
時也舜之春風和氣舉世游泳苗民雖頑固有時
而被其澤矣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
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
神矧茲有苗

贊之意不可不味也禹征有苗而苗不服非教化之不善而苗民不率也禹之心苟以爲弗率在苗而非教化之未至則滿矣自反愈至而不罪苗乃謙也謙則有受益之理滿則有招損之道月虧則必盈日中則必昃也滿損謙益此乃天道聖人工夫無窮其心純亦不已所以與天道相通而無間禹大聖人也見有苗之未化哀矜而自勉以修教化之未至而益又從而贊之贊者猶贊天地之化育禹已有是心而益贊之非告之以其所未知也惟德動天天且可以德動況苗民天地間之一物乎方舜之初于歷山也其往于田日號泣于天于父母天未有不愛其物者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父母天也父母之不我愛必爲子之道未盡也號泣者自怨自艾也負罪引慝者舜之事親豈有罪慝而其心常若負無窮之過惡無一毫可以自贖敬其事以見瞽瞍夔夔齋慄如前臨深淵後逼猛虎而瞽亦順信乃春氣之流暢也至誠可以感神神與人一理也歷舉天之可動神之可感人如瞽瞍亦可以使之允若則豈苗民之不可格當時虞廷如禹如益皆實用工者故其言深見天理如此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

禹已知此理益又從而贊之禹神領心受無所疑滯如曾子之唯兩相忘於言意之外即班還其師整肅其旅無疇躅之意帝乃誕敷文德帝之文德素敷於天下又大敷之則和氣彌滿薰蒸于天地之間此誕敷之意也舞于羽于兩階朝廷閑暇禮文之彝非有意以示有苗也孟子曰自反而忠矣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猶是也曰此必妄人也已其與禽獸奚擇焉夫孟子自反之盡付之妄人付之禽獸舜之自盡可謂至矣有苗三旬不服豈不可以付之妄人與禽獸乎乃誕敷文德求之已而不求之苗則知聖賢之度量不同矣

七旬有苗格

春意浸盛寒谷發露而草木無不發生造化之效有遲速而萬物由於造化之中以自遂者本無厚薄也知此則三旬之逆初非可怒七旬之格亦非獨遲先春後春各有其時至此不得不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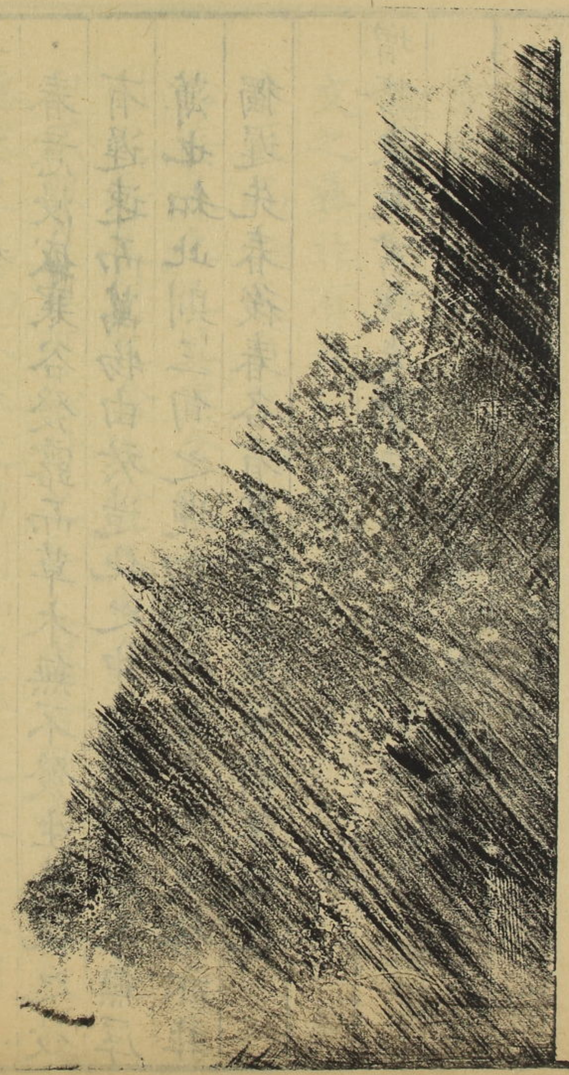
後學 戚德 校訂

皐陶謨第四

曰若稽古皐陶

堯舜禹謂之若稽古固也皐陶臣也亦與三聖人並稱何哉蓋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後世嘗並稱美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未聞捨皐陶而獨稱禹也禹皐陶一體之人也使禹不受舜之位則皐陶爲天子矣皐陶亦堯時四岳之類也況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益稷之徒不得而與也虞廷之臣獨皐陶稱若稽古史臣特以是推皐陶而附

虞書　皐陶謨



之於三聖人之列皐陶與禹分位相去不遠皆亞聖也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此二句史官所以斷皐陶之爲人有德者必有言皐陶以謨聞於天下史官恐人徒知其謨而不知其謨之出於德故先言允迪厥德指其根本以示人也惟其有德故以謨則明以弼君則諧和允迪者實用工履踐之地也

禹曰俞如何

或言上有闕文未可知皐陶必先有所言禹始發問如大禹謨先載禹言之類

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都者嘆美之辭也先嘆美而後言者不敢易其辭也大抵齊家治國至於平天下皆自身修而出故當修身之際必深思永久之理可久而後功用無窮也惇敘九族自身修而見於齊家也伊川家人傳曰正倫理篤恩義惟惇敘足以該齊家之道也庶明勵翼又大於一家者朝廷之上百官之中明白一心各思勉勵翼敬以奉其職翼與小心翼翼之翼同自齊家以至於治國皆自根本始故曰邇可遠在茲可之一字不可不味可者明其有此理

也蓋用工不已則其理可遠非謂修身即能齊家治國平天下也

禹拜昌言曰俞

禹克勤克儉不自滿假學問工夫之深其於身修思永之道已入其奥故聞皐陶之言不特俞之且拜之蓋深契乎心故感發之機形之拜而不自知孟子所謂禹聞善言則拜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皐陶言自修身至於治國平天下本末已備苟不明所謂知人安民則不足以盡修身之理蓋知人安民乃修身中綱目之大者皐陶特指以為言謂修身之道當先於其大者而致力兩曰在者辭宂而理決可以知其為修身用工之地也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禹與皐陶其心相應故聞其言峭然而嘆蓋禹於克艱之理踐履既深而知知人安民之為不易吁者嘆其難之意非病其難也咸若時謂兩者俱如此雖以帝舜之聖尚亦難之況於己乎見禹用工之切不獨見己之難而又見舜之難故予何言思日孜孜常有不自足之心視知人安民為至重謂

知人即哲即可謂之能官人安民即惠即可以致
黎民之懷哲惠兩盡何憂驩兜何遷有苗何畏巧
言令色孔壬若有驚愕怪訝之意要之哲惠之理
禹已心知意會踐履之人實知其中工夫之多故
聞其言論其事不覺自以為難也若未嘗學問口
耳之間浮聽而浪言之必以知人安民為何難曾
不知堯舜修己以安百姓其猶病諸堯舜非病而
不能行兢兢業業以盡其道也知堯舜病諸之意
則知禹難之之意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
采

皐陶聞禹以為難乃告以切近用工之地謂人之
行亦有九德之可觀亦可以即其行而言人之有
德曰亦者自是可以造知人安民之道也皐陶言
不盡意乃言曰將事事條陳之采事也載自任
也皐陶自任事事條陳蓋深與禹相得言之未盡
故繼言之不待問也
禹曰何
皐陶曰載采采而未言其目禹即叩采采之意皐
陶之言未終而禹即問如人對語意味相屬其中
自有不容已者
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

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皐陶於此歷言之九德非相濟之謂也栗濟寛立濟柔即不可謂之寛德柔德矣蓋有所偏然後有所濟既謂之德則純全也如寛而不栗則縱弛之人柔而不立則懦弱之人豈所謂德乎九德蓋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者初不俟強勉作爲也大抵寛多失於闊略寛之中必自有所謂整齊者柔多失之委靡柔之中必自有所謂卓立者愿者持心謹慤恥言人過多不盡情自以爲恭也殊不知責難於君謂之恭待人不以誠實乃不恭之大者亂者能治亂之人多恃才作爲大則爲鯀小則爲盜

成括必加之以敬則處事而當擾者通熟於事之人恃其通熟心忽而志緩反失之猶豫必加果毅則任事而成直者多失於訐必養之以温簡者多失於鹵莽必收之以廉隅剛者多不充實所謂張也慾焉得剛惟剛而能塞則如孟子至大至剛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彊者多失於勇而無義所謂有勇而無義爲亂惟彊而有義則如孟子之過孟賁遠矣彰厥有常吉哉凡此九德又當觀之於平昔考之於閒暇惟德之有常者彰而用之則爲國家之福常者常久而不變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皐陶旣言九德之目矣而繼之以德之序三德之
人大夫所當用也日宣達其情而使至於無隱則
有家之事自夙夜而浚明觀浚明之象若整整然
有條理而不紊也六德之人諸侯所當用也日嚴
祗敬與日宣之意合而觀之謂之宣則敬在其中
矣此特言嚴祗敬位愈高而心愈敬也雖有三德
六德之人而不知此則亦徒然爾魯穆公之側非
無子思齊宣王之國非無孟子但穆宣無日宣祗
敬之心所以不能浚明其家亮采其邦也日宣嚴
祗自有尊禮信任之意在其中三德六德不必指
言於九德之中得其三得其六也治有廣狹事有

小大故所用之人有多寡也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見此人君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不以一已
之才爲才而斂天下之才以爲才故合九德之人
而受之又布之於職事之間使九德之人咸事而
無遺才俊乂之人在官而無曠職此人君之體也
然猶言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何也蓋衆賢旣進猶
有所當用心者惟聖人乃能公天下以爲心降聖
人一等未必能免毫釐之私若果有之豈能遍相
觀法以興事造業則必分朋立黨反以害事故咸

事在官之後必有以興起其相師之風而欽哉惟時以亮天功可也百僚百工非有不同師師有僚友之義故曰僚自業職言之故曰工撫于五辰在天得其全者爲五辰在物得其偏者爲五行同此一氣也自其勢論之則五辰在天人於何而可撫以其理論之則未嘗有間在我之五行旣得其理矣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事在天之五辰亦得其理矣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事事物物各得其性則五辰自然循軌庶績故疑而不散也後世人臣之立功有隨成而壞者是不凝也功愈久而愈隆乃疑之意

無敎逸欲有邦

逸欲者亡國敗家之事雖至無道之君豈欲有邦爲此而敎之哉蓋一人者諸侯之觀瞻上有一毫之縱弛惰慢即是敎逸欲之道也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兢業者敬之形容也幾者動之微也一日二日之中幾微有萬而難察兢業之心稍有不接則忘失於幾微者必多矣非持敬之工深到則致察之精切何以及此自微而動之善則善之惡則惡一心之中少有不敬善惡自此判矣無曠庶官非特無其人之爲曠蓋非其人之爲曠也天工人其代之凡在職位無非代天理物耳如天之爲然後能亮

天工其可不敬乎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天命在人自然有君臣父子之敎在我則勑之勑者整齊之功也惇者厚也惟民生厚民之五典本無不厚勑之使歸厚而已勑之之道從厚則近本也物聚然後有禮人羣則禮自生豈非天秩然自我而出天下惟視吾用之如何爾典禮出於天天命之謂性也曰惇曰庸修道之謂敎也天敘天秩非人所爲惟君與天爲一故能惇之庸之也同寅協恭和衷哉典禮之根源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

無間則所惇所庸乃天之典禮不然則典禮無非虛文矣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命有德討有罪直言五服五章五刑五用皆不云我者見賞罰之純乎天也蓋典禮雖本於天猶待人輔相撙節而成之若賞罰則不可加一毫於其間有一毫之人則賞罰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矣觀鯀於舜而誅禹於舜而用此天命天討也舜可謂不以我矣政事懋哉懋哉言賞罰此心勉勉不已不可有一毫止息有所止息則有我之心乘間

而生矣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

敬哉有土

自我之言天人貫通之理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自我民聰明觀之於斯民生知之時則可見自我民明威觀之於人心凜然不可犯之地則可見達于上下此理徹上下而無間斷有土之君其可不敬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皐陶謂我之言順果可以底行否禹贊美其言可底於成功皐陶懔然以爲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而已觀皐陶陳知人安民之謨如此方且淡然不自以爲可行賈誼治安一策才略如不可勝用曰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又曰陛下何不令臣屬國之官視皐陶氣象爲如何禹與皐陶於舜之前交陳治道周旋切至舜恭已無爲聽臣之論治而已言若稽古止於皐陶見皐陶之德與禹相參

益稷

益稷與皐陶謨文相連以簡編之重分爲兩篇議論相承初不間斷益稷名篇非有意但以禹首舉

益稷為言故取以紀其目如論語學而子罕無他義理取其初說以記紀事之次序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皐陶之謨既陳舜見禹在側故來禹亦使昌言而無隱猶露斧鑿禹曰都以下三句與曾點之言略相似但曾點氣象猶有未平聖賢分量不同此則穩貼耳禹所以不言惟思日孜孜蓋其用心在純亦不已之地造理之深見天下之理無窮愈加勉加愈不自足孔子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正此意也禹憂其職之未盡如此何暇分其心於陳謨

皐陶曰吁如何

吁亦嗛然之辭畏聖人之意皐陶用工亦造禹地故復問其如何也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予乘四載即舊注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橇也隨山刊其木以相視水勢於是與益進衆鳥獸之食於民九川水之大者俾入於海畎澮水之小者俾入於川大水決而有所入小水濬而有

所歸治水之序也於是與稷播艱食奏鮮食鮮食亦鳥獸之食也水土方平民之播種尚艱故曰艱食粟穀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鮮食兼之當洪水未平之時道路壅塞阻不相通九州所有偏聚其處至是懋遷彼此之有無更相補易化其所居使之均足烝民乃粒曰乃者深見艱難之意洪水之勢滔天禹之用工非一手一足之力非一朝一夕之故然後乃得而粒食萬邦以治此非禹之奏辭也禹在虞朝不矜不伐不自滿假成功之後宜其所過者化而日求新功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夫子則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禹聖人也豈不知此乃歷舉其功若矜伐者何也蓋艱難之念恐其易忘平成之功恐其難保正如管仲告威公無忘在莒時之意其意謂昔者艱難如此今雖平成昔者之心頃刻不可忘正其持敬不息之工夫所不期而發也禹雖不陳謨乃陳謨之大者故皐陶曰師汝昌言使禹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哉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

吁而曰都者禹體得艱難戒懼之中有至樂之地也帝曰俞領其言而嘆其然也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

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止者知其所止之止將以安汝心之所止必於動之微及靜而無事之時常致省察之工又必輔弼之人直而無隱不直則落沃之功不至省察之所不及所止或不得其安矣大抵治身之道毫釐眇忽宴閑暇豫工夫最切而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提防最要惟幾惟康則內得其養其弼直則外得其養內外交得其養則苟有所動而舟車所至日月所照莫不翕然大應所傒之志矣傒志者人有此志傒望於我我之動能大應之則昭然可以厭射上帝之心厭天下之心而昭然可以上帝之心不辱天佑下民作君師之意故天從而命之用至休美以是知天命非自外至從而申之耳有以治已之心有以契天下之心而昭然可以厭射上帝之心天豈庸釋哉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帝深領禹之言實欲用工是以深知左右頃刻不可無人而再三反復臣鄰之義的切如此臣鄰指禹言之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

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作朕股肱耳目君爲元首股肱耳目臣爲之君臣相須爲一體也予欲左右扶持其民翼而左右者汝也予欲宣康濟之力而及於四方爲其事者汝也竭股肱之勞以任天下非一手一足之謂也予欲觀古人之象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黃帝已有衣裳故曰觀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此六章者會之於衣以爲在上之服宗廟之彝尊亦用此六章之飾藻火粉米黼黻此六章者繡之於絺以爲在下之服凡此十二章以五采施五色而作服所賴以明之者汝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

治忽六律五聲八音者天地自然之和也以此察治忽則無纖毫之僞出納五言五言樂之成言者三百篇之詩是也詩有出於上者爲出有出於下者爲納出納作之於樂所賴以聽之者汝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不獨教禹作股肱耳目至此舜連一身亦責付禹也古人君臣之義委任之至如此舜之爲君非有所慊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之意有所未盡而致人之後言虞廷之臣又非肯欺其君而爲面是背非之行也聖人敬畏無已虛懷待諫惟恐過之不聞而深憂夫至尊居於九重之上在下者常有難言之患求言之切至也

凡此數端皆所以論爲治之道作服飾以祭天地宗廟禮之大者也六律八音五聲樂之大者也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時也禮樂非可以虛文舉言禮樂必於左右宣力之後者人民和氣浹洽然後可以興禮樂固有次序也

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四鄰左右前後之近臣也師臣者帝賓臣者王友臣者霸自古以來成王畏相無不以欽大臣而興者皆原於舜臣鄰之意也自此論教育人才之理

庶頑讒說若不在是於是收而化之始則用射侯之禮以明之射者心正然後能中揖讓而升下而飲非敬不可所以發其敬心也撻而記之記者使之自記非教者記之也又書之於簡冊以識其過人之有過窘誚之時愧悔之意必生漸久而漸忘是以改過常不力撻而必記又有書以識之非斥絶之也存其過所以存其恥目接於所記所書則必恥恥則善心生欲並生哉欲與之並生於天地之間善者生之理也工者掌誦詩之官也時而颺之颺其詩也以驗其從化與否也詩者出於情性古人采詩以觀民風即此意也春秋列國盟會賦

詩之際不能自隱其情況唐虞之時詩有不出於
眞情者乎歌其詩以觀之感格而化者可得而知
而感化者復有淺深或尊承之或任用之至於怙
終不悛者而後用法以刑之舜何爲於讒說者教
之如此其至蓋作之君作之師不如是則不足以
盡君師之職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
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然其言而猶有可言之謂也教育之道固
詳矣然或撻或識規模若迫頑讒之人亦具天地

之理人君統大體以臨之示入法以警之則誰敢
不遜敢不敬應上之規模廣大故功用之著於下
者亦廣大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不精白承休德
所謂頑讒自無有也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禹不
待舜問即言帝若不如此用人則將見皆同日而
奏無功欲舜灼然盡心於此大者否則即有如此
大害也前一節議論必得此一節議論其義始備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
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禹既推其理之廣大又收拾於工夫之切近者言
丹朱之傲始於慢遊慢遊不已遂至於傲

虐是作夫慢遊之罪不過怠惰嬉遊何至於傲虐之作而用是以殄厥世蓋爲惡之初以慢遊之過小爲不害日復一日惡力浸長則慢遊之念轉爲傲虐而不自知傲而至於虐惡力猛矣則何惡不可爲及其成熟自然足以殄厥世也罔晝夜頟頟而窮日夜之力也舜大聖人也視丹朱不啻天淵禹爲舜憂而恐其若丹朱之傲何也聖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之中一物順理無非所以發吾之良心一物不順理無非所以警吾不善之端也所謂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丹朱之不肖去舜雖遠而慢遊之初實人

鄧孟甫

心之所易入安得不要其終以爲戒見聖人之工夫愈無窮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禹懲丹朱之惡而求之於身曰創者見惡而爲善之力也惡在丹朱創在禹是禹因傲而得敬也平成功用盡於此而出也丹朱至於殄世其始不過慢心禹至於各迪有功其始不過敬心善惡之端也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禹以天下爲一己憂也五服二千五百里方面共五千每州各立一師外及

四海皆立五長以相統率禹經理天下之大略也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
各迪有功如周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天下皆迪
功則不即功者易見獨舉苗一人之頑弗即其工
則自苗之外必無不即工之人矣以禹之敬勤勞
治水如此懲創自反如此苗尚未即工則敬之工
夫其可已乎帝其念哉禹將與帝相與自反共致
力於未盡之工夫也不徒苗之頑在所當念天下
之事盡在於艱難之中念哉之意無時而可已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皐陶方施象刑
惟明

舜謂能導迪我之德者皆禹之功秩然而有次序
歸各迪有功之功於禹也皐陶祗敬汝之功施象
刑而極其明任苗弗即工之責於皐陶也功歸之
禹責任之皐陶而舜無所與君臣一體本無間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
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又一節也治定功成夔故以樂之至和爲言祖
考來格其幽冥所感如此虞賓在位羣后以德相
遜所謂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也其明而人和如此則堂上之樂可知矣至於堂

下之樂作鳥獸蹌蹌然而舞其和又可知也簫韶九成樂大備之時雖至治之祥如鳳凰亦來儀言和之至也史官特以虞樂結虞書五篇之終蓋成於樂帝王至治之盛泰和之氣鼓舞動盪者如此如祖考如虞賓如羣后如鳥獸如鳳凰如百獸盡在舜和氣之中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夔又申言之曰我作樂百獸無知者尚且率舞則庶尹信其和諧夔前言舜樂如此之盛矣至此再言夔曰於予以別之蓋前之樂舜之樂也後之樂夔之樂也舜樂之盛雖職在后夔而實本於帝舜之德於此而後自謂我之樂非自夸也樂使人鼓舞動盪而不自知所謂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所以重復言之感發而不能自已擊拊即前之戛擊搏拊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見於歌詩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也不惟夔之言樂重複而不能已舜發於言語亦不能已所以帝庸作歌曰乃賡載歌又歌曰亦重複而不自覺蓋鼓舞動盪樂之體也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此聖人之眞樂也庸者因用此以作歌也天命流行內而起居寢處外而天下萬事無非天命必有以勑正之

勑之工夫少間便不是天命維於人爲矣則天命
即不得其正矣勑者整勑之意也時者時時勑之
幾又時之微者也若頃刻之際幾微之中一毫不
勑則私欲間之此精密之工夫也大抵天命流行
而不息聖人亦當流行而不息詩曰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又曰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觀不已之
意則知時幾之意矣此舜居太平極治之心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言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必賴人臣輔佐君對臣則
先言股肱喜亦奮庸之意也股肱喜而常舉是意
於下則元首興起不昏滯於上矣朝廷如此百工

安得不廣且明哉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
屢省乃成欽哉
颺言者大聲而言也形於聲嗟動於氣歎而不自
知拜手稽首大聲言之念哉只率作興事之際必
常常致其敬也所謂率作興事謹乃憲最要看大
率人一味興起去做事都不思只是會有失興者
奮勵之謂也事固以奮庸而立又必謹守其法加
之以欽此是情性之正天理之公矣屢省乃成不
可作保治看只是時時思量所以成處屢者無時
而不省也乃者事之所以成也事所以成時時省

之蓋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當旣濟大亨之時省察之工不可歇也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臣稱君則先言元首明者君道之本體也居上克明惟明明后元首明於上則股肱無有不良歸美於下之意也

末幾警戒繼之聖賢相與之意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君道在於無爲侵臣之職則叢脞哉叢脞者不知綱領之謂也舜之時太平無事不可復有所增苟彊欲有爲即成叢脞之害臣歌先元首君歌先股肱交相責任之義也

帝拜曰俞往欽哉

皐陶切直辨論至此深契帝舜之心拜而受之有不自覺蓋古者君臣席地而坐故聞皐陶之言而遽拜君猶父也無拜臣之禮一言之間可以爲帝者師以師禮拜而俞之觀往欽哉一語古人所謂堯舜雖沒千百年其心至今猶在也此篇大槩脈絡固相通然其間非一時之言往欽哉之言意有不同前者以戒羣臣往敬其所行此乃君臣相戒自今已往敬而勿失舜皐陶之賡歌三百篇之祖也治定功成君臣陶於至和不能自已正薰陶浹洽手舞足蹈之時於是時而作歌宜其發揚蹈厲

而云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至樂乃在警戒畏懼之中皐陶聞之天機自動颺言大呼亦當鋪張治功而不出於規矩準繩之中皆不失其則者所以見情性之正而爲本於三百篇也皐陶之歌百代爲君者所當戒而於舜時爲尤切舜之時恭己正南面法度彰禮樂著羣賢布職但總其大綱不可復加正所謂無爲之往何之矣二典三謨或記其臣之拜或記其君之拜皆和氣浹洽不自知其所以然也